

急智退海盜

文/孫以蒼

圖/周文萱



蔡老板見他誠實可靠，人又長得健壯英俊，乃把女兒許配給他。

鳳山人林春吉是一名水手。經常跟隨帆船往來於臺灣鹿耳港、艋舺和福建泉州、廈門之間。遙清時代，航海設備簡陋，臺灣海峽風高浪急，水手的工作非常辛苦危險，所以一待遇也還不錯。別的水手一到碼頭就不是尋花問柳，便是買酒取醉，大事揮霍。年輕的林春吉卻無此惡習，上岸了岸不過逛逛街泡茶館而已。

泉州碼頭附近有一家小飯店，店主姓蔡名叫雲川，林春吉因為常在那吃飯，彼此就混熟了。蔡老闆見他誠實可靠，人又長得健壯英俊，便把女兒秀娥嫁給了他。婚後蔡老闆想留住他在店裡忙，不必再涉風濤之險了。但林春吉認爲靠岳家吃飯會被人笑話，執意不肯，仍然回到船上工作。過了兩年，蔡雲川死了，林春吉便把妻子帶回臺灣。

這些年林春吉省吃儉用存了三

不少銀子，蔡秀娥也分得父兄親部份遺產，夫妻二人便買了艘船攬客載貨，當起船東。一帆十餘載，由於蔡秀娥善於持家，林春吉的生活一直很好，所以生活日漸改善，並在前鎮地區買了一甲水田，招佃耕作，成了小康之家。

蔡秀娥先後生了兩個男一個女。長子林祥、次子林瑞，女兒惠珠。林春吉認為自己因爲不識字，在帳目方面吃了不少的虧，所以主張孩子們唸書。秀娥也同意丈夫的看法，把林祥、林瑞都送進私塾。不幸的是林春吉四十五歲那年，突然患了絞腸炎。當時醫藥不發達，絞腸炎（盲腸炎）不開刀是難以治愈的。林春吉痛了一夜，次日即一命歸西。秀娥悲痛之餘接下家庭的重擔。那年長兒子十五歲，次子林瑞十二歲，女兒惠珠才八歲。孩子年幼且沒航海經驗，秀娥遂將船賣了。

林祥十八歲時，母親替他娶

了親，並在鳳山街上頂了一所店面，讓他小倆口經營雜貨生意。自己仍帶着次子和女兒住在五塊厝附近鄉間照顧田產。林瑞讀書的成績比較好，十九歲時居然中了秀才，因而和諸羅縣永江良鄉的女兒琴秋小姐聯了姻。迎娶那天，賓客盈門，車馬填巷，筵開數十桌，好不風光。

筵罷，賓客們正準備開洞房，忽有來報，海盜蔡奉已登陸高雄，一路搶掠已快到五塊厝了。賓客們驚惶四散，頓時逃散一空。新郎倌哭喪着臉對母親道：「媽，我們也趕快收拾收拾逃走吧！」秀娥鎮靜的說：「逃，三更半夜的你知道那裏安全？不如用你，你跟新娘子回房去休息，如果蔡奉真的來了，一切由我應付。」說完吩咐長工僕將內外整理，再各去安歇。

四更時分，遠處傳來一陣馬



什麼？我是你兄弟？你認錯人了吧？

嘶人喊，秀娥知道海盜已迫近，不慌不忙的整齊妝，迎立於門首。不久一隊火把簇擁着一位彪形大漢至前。爲首之人，額頭此骨，濃眉橫目，頭髮紮紅巾，腰繫寬帶，手持明晃晃的大刀，貌似兇神惡煞。後跟三十餘名徒眾，個個刀上弦，刀出鞘，氣勢威猛令人膽寒。秀娥絲毫不爲所動，親切的問道：「來人是誰？」

那盜首愕然一驚，半晌才答道：「什麼？我是你兄弟？你認錯人了吧？」

「應該不會錯，你摸摸你的右耳，看有沒有那一顆紅痣？」秀娥說。

蔡奉不相信的道：「你真是我姊姊阿珠，怎麼長得一點都不像了呢？」

「傻弟弟。」秀娥聲淚俱下的道：「你我分別四十多年，人都老了，長像還會年輕時一樣嗎？快請裏面坐，別在外



逃；三更半夜的你知道那兒安全？

面帶著了涼意。」

蔡姪似乎相信了。做個手安式，教她手下暫退一步之地位，自己則隨秀娥進入寢室內。秀娥命佣人進菸進茶。然後道：「兄弟，自你五歲時，因遭遇飢荒，父母死去了，你逃荒在外，不幸失散後，算起來已快五十年啦！」姊姊我自嫁到臺灣，一直托人打聽你的消息，可惜只聽說你在上海，怎麼也沒法見到你一面，可憐死我了。弟弟你一向好些吧！」

「姊！」蔡姪道：「說來話長，姊生活看來不錯嘛！姐夫呢？怎麼不請出來見見？」

「弟弟，你姐夫已過世，只剩老姐姐，我帶着孩子們過日子。啊！阿瑞呀！快出來拜見舅舅。」秀娥叫林瑞。

林瑞惶恐的走出來，看見蔡姪嚇得顫抖不已。失態的行了禮。秀娥笑罵道：「真沒出息，舅舅有什麼好害怕的？」又轉臉對蔡姪道：「弟弟，今天來得太巧了，是阿瑞完婚的日子呢！阿瑞，去把新娘也叫出來拜見拜見。」阿瑞起身往內走，秀娥又道：「你奔跑了一大

半夜大概也餓了，家裏有現成的酒菜，你我姊弟喝一杯，還有你帶來的弟弟們，也一齊請進來吃杯喜酒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，姐姐。我叫他們進來。」蔡姪高興的步出門外。片刻工夫，大夥海盜都擁入寢室中齊向秀娥道辭。

新郎新娘敬酒已畢。蔡姪道：「外甥新婚，我這做舅舅的不能不表示點意思。來！」他從人手中拿過一只木匣，打開木匣，裏面全都是珠寶首飾，價值盈千上萬。推給林瑞和琴秋道：「孩子，你們收下吧！」

見到如此貴重的賀禮，林瑞遲疑着不敢去接。秀娥道：

別別的東西和媽媽的沒什麼兩樣。還不如快謝謝收下。」

酒醉飯飽，天已大亮，蔡姪告辭要走，秀娥強留，蔡姪爲難的道：「姊，你保重。兄弟不能不走。」

「弟弟，你何苦在海上奔波呢？如果你缺錢花，三五百兩銀子，姊姊還拿得出，你定要走，我送點盤纏，你稍候我去找你。」秀娥說。

「姊，不必，真的不必。我何嘗不想住兩天，姊弟們多敘敘。」蔡姪攔住秀娥，接着嘆口氣道：「這叫人活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呀！」說完行個禮，呼呼而去。

等海盜走遠，林瑞問母親道：「蔡姪真的是我舅舅？」

秀娥笑道：「我哪來這麼個海盜弟弟，不過我在泉州老家時，聽人談過蔡姪過去的歷史，今日情急不得不自己充一下，想不到竟逃過一劫。哈哈！」



秀娥笑道：「……哈哈！」